

文昌巷

□南京 雷雨

南京的文昌巷,不在文昌桥。科巷向南,过西白菜园,就是文昌巷。

文昌巷说不上热闹,但也不算寂寞。文昌巷52号,似乎从没有见到其大门打开过,看起来,只是一座老式的普通清水墙建筑而已,四四方方。如果不是那几枝挂出墙来的植物,它甚至更像一面水泥墙壁。而就在这貌不惊人的房子里,曾经住过一位著名的建筑设计师,这座房子也是他亲自设计的,同样出自他手笔的还有中山北路的原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宁海路的马歇尔公馆、珠江路的南京地质博物馆,等等。他就是与梁思成等人一起,被称为中国“建筑四杰”之一的童寯。

若走进这座院子,独立两层小楼隐然矗立,红瓦红墙,斜坡屋顶,门厅简化成了一毛石墙侧门,颇有田园风格的韵致。由于住宅的北立面设计成了红色斜屋顶,猛一看,会误认为是一间平房。

童寯为自己所设计的这座房子命名为“陋室”,但陋室不陋,别有洞天:占据住宅一半空间的是起居室,起居室按空间起落划为两区,客厅东墙没有用任何涂料,独具匠心地保持着方砖砌成的红色清水墙,有一点类似现代家庭装潢的背景墙。房屋整体的设计虽然是西式风格,而内部的整个家具摆设,却又极具

中国古典之风。童寯为节省空间,壁柜、壁橱和壁书架全部采用嵌入式,与如今的小户型设计如出一辙。童寯很喜欢猫,为此,他还在门上特意给猫留下一个小门,以方便猫咪进出起居室。顺着木质楼梯而上,小二楼的其中一个房间便是童寯生前的卧室。

住宅的庭院自然也是童寯亲自规划。前院有葡萄架,后院有紫藤架,院里还种有桂花、夹竹桃、海棠等各种花卉。

童寯是中国建筑学界的大师。童寯的父亲童恩格是著名教育家,曾任东北大学筹备委员、奉天省教育厅厅长、奉天省立图书馆馆长等。在父亲的影响下,童寯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古典文学根基深厚。1921年,童寯进入清华学堂,1925年,留学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抗战胜利后,在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1949年之后,童寯执教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

童寯的文昌巷“陋室”,是他专门为其夫人关蔚然所设计。1920年,童寯与关蔚然结婚。抗战期间,童寯带着长子童诗白远赴四川,关蔚然带着次子童林凤与三子留在上海,一别就是8年。抗战胜利之后,一家人终于在南京得以团聚定居。1956年,关蔚然因病早逝。夫人去世后,别人劝他再找一老伴,彼此照拂,童寯坚决不肯。夫人生前的房间

摆设,一桌一椅,未动分毫。

童寯在20世纪30年代初于上海工作期间,即用工作之余遍访苏、浙、沪60多处园林,只身一人不辞劳苦踏勘、调查、测绘、摄影,又广为收集资料文献,终于在1937年,完成《江南园林志》一书,这是近代最早一部用科学方法论述中国造园理论的专著。近代研究中国园林的著述甚少,用外文介绍中国园林艺术成就的图书,则更属阙如,致使不少外国人错误地以为东方园林是以日本为代表。有感于此,童寯晚年用英文撰写《东南园墅》,这是他生前在病床上为之定稿的著作。童寯先生作为建筑师,好吟咏,又娴六艺,他的绘画作品也别具特色。

童寯病逝于1983年,时年83岁。童寯的长子童诗白,是清华大学知名教授,中国电子学的奠基人;其妻子郑敏,北师大著名教授,今年已经百岁高龄,也是唯一健在的九叶派诗人;两人育有一子童明,是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童寯的次子童林凤,是东南大学著名教授,为我国显示技术最早开拓者之一,国内电子光学的鼻祖,清明节前夕,疫情还未完全解除之时,传来他病逝的噩耗,得年87岁;其子童文,是华为5G的首席科学家。

童家祖孙,是关外辽河之畔的满族。童家书香门第,一门四代薪火相传,各领风骚,堪称传奇。



廖扬《老虎窗二》版画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325号

左边月亮,右边太阳

□南京 赵培龙

二月二,龙抬头。据说这一天理发店的生意特别好,理发都要排队等候。今年情况不同,一是大多数的理发店不开张,二是即便开了张的也是门庭冷落。

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我是腊月里理的发,这一算,一个多月过去了,头发已扎到耳朵,痒痒的,很不舒服。想去理发店理发,非常时期,又有点胆怯。爱人说,别去,我早考虑到了,网上买的理发工具马上到货,我来帮你理发。

我一听,乐了。这人从没动过剪刀,居然敢给我理发。爱人说,这有什么难的,不就剪个头发,拾捣齐就行了。听那语气十分自信。几天过后,快递到货。以为爱人开的玩笑,不曾想她真的要给我理发。我不愿意,怎奈那人死磨硬缠。我硬着头皮,让其开剪。

起初,爱人用梳子配合剪刀,剪得小心翼翼。剪了好久,才剪了一丁点儿头发。我打开手机镜子,不停地看,不停地指挥。终于,爱

人将我的鬓角剃掉一边。我反复提醒,两边鬓角必须对称。这对称还真不容易,爱人左来右去,不是左边长一点,就是剃多了,右边长一点,几个来回反复,头发被剃得贴到了脸皮,而脑后的头发仍然草一样厚实浓密。

我说脑后边必须大刀阔斧地剪。爱人说,不敢下剪刀。我说,必须大胆地剃,齐不齐、平不平无关紧要,否则反差太大太难看。无奈,爱人终于鼓起勇气动起了剪刀。乖乖,一剪子下去,一个大坑。爱人说,坏了坏了。我说没事,坏事变成好事,这样才敢继续剪下去。

爱人没了退路,只好以那坑为基准,依次大胆剪开去。左边有一剪子同样没有把握好,下手重了一点。半个小时过去,我的头发终于理出了样子。

爱人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我一看,总体可以,只是左边的小坑隐隐如月亮,右边的大坑白白像太阳。爱人问我怎么办?我说那不简单,明天上班戴帽子不就得了。

泥融飞燕子

□广西南宁 林金石

“泥融飞燕子”,每每读到这句唐诗,眼前总会浮现这样的画面:时值春天,阳光明媚,一只只乌黑发亮的飞燕正在寻常百姓家的梁间进进出出地忙碌着垒巢。多么和谐、美好的画面啊!

燕子是春天的使者,是人类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它飞过高天流云,飞过山山水水,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只为与人们赴一场永不变更的春之盟约。于是,人们见着它,心就暖了,踏实了,高兴了。

老家那高高的屋梁上总栖着一窝燕子,当第一缕春风吹来时,率先听到的就是一阵清脆的鸟鸣,随后便看见一团黑影从眼前掠过。那时我还小,不懂事,总觉得叽叽喳喳的鸟鸣很闹心,且常常会猝不及防地被一团“不明物体”砸中脑袋,那情景实在恼人。所以,那时我总算记着怎样将梁上的“小房子”端走。

终有一天,我和几个小伙伴拿

来梯子愤怒地爬上去,然而,就在我即将伸手要把那个“小房子”拆掉时,突然从“小房子”里传来阵阵撕心裂肺的、清脆的、稚嫩的鸣叫声。这时,我看见几个光秃秃的小脑袋左摇右晃地使劲儿往外伸,牙黄的小嘴巴张得大大的。那一刻,我的心怦然一震,刚伸出去的手悬在了半空。此时,下面的小伙伴伴着急地催道:“快端呀!”可是,我突然决定不端了,还跑去厨房找来一些稀饭来喂那几只乳燕。

乳燕长成了飞燕,它们开始在梁上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在广阔的蓝天下你追我赶,有时我在静静地看书时,它们也会突然落在我的肩上、书桌上,用滴溜溜的黑眼睛打量着我,它们对我一点儿戒备都没有。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春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老宅在年久失修中轰然倒塌。再后来,我远离故土来到大都市。每当春来时,我总会想起燕子。

朱丽叶和棒棒糖

□兴华 朱秀坤

小女上大学后,我有了大把的业余时间。除了看书上网,做饭休息,我将更多的时间用来养花。不图别的,就是喜欢。

年过花甲的二姐比我更爱花,说如今日子好过,村里爱花的人家多着呢。她有一帮花友,时常在一起看花赏花,交流养花心得。姐家的院里摆满了各种花木,有艳丽馥郁的红玫瑰,宝石蓝的繁花大绣球,藕色的马蹄纹天竺葵,刚过了花期的贴梗海棠,长得油汪汪的芍药正挺起许多小花苞,真有着宋画里的温存和静美。还有一盆牡丹是朋友送的,去年才长到筷子高,今年已呼噜呼噜长到胳膊长了。姐说,明年一定会开花,是名贵的“洛阳红”呢。我真是羡慕姐家有一个院子,可以随意让花木栉风沐雨吃露水,享受阳光的暖,又能酣眠在月光下。还有一群爱花人来欣赏,长在二姐院里的花木是幸福的。

只是有些花苗我却不认识。姐说是看走街串巷的小贩出示的图片真漂亮,便买了。大大小小的好几盆,花了百多元呢。我掏出手机,用看图识花一比对,不过是些羊耳菊、红凤菜之类的野花杂草,又不好打击她,何况野花也是花,种好了一样当风景看的。看姐家院里还有不少闲置的花盆,便问,我给你买些好看的花吧?姐眼前一亮,欣喜地说,好啊好啊!

到底买了几株形态各异的倒挂金钟,一株名唤“朱丽叶”的欧月,还有俗称“棒棒糖”的多色浓香月季树,能开各种颜色的大花,喜气洋洋的,让她甚是喜爱。

她问:买这么多花,得要不少钱吧?我答:不多,才60多一点,我出了。我大度地说。

嘿嘿,让你破费了。姐笑。

回城时,姐给我灌了一大壶自榨的芝麻油,几斤红豆、糯米,大包小包的茼蒿、韭菜、草头,全是自家长的。又买了五斤城里吃不上的手

工百叶,还不忘掐了很大的一枝天竺葵,让我回家扦插。

此后,我日日关注购物网站,看花苗的快递情况。第三天,“棒棒糖”到了,我通知她,说没收到,还在镇上。第四天,“朱丽叶”与“倒挂金钟”一起到的。姐乐滋滋地告诉我,收到了,花苗新鲜得很,一点没掉叶,“朱丽叶”还带着一颗花骨朵,好着呢。又记挂着“棒棒糖”。我打电话给镇上的快递小哥,说网上显示前一天就到了,为何不送货?小哥态度还好,一看货号,才知是忘了。我说这是鲜花的花苗,耽搁不起的。小哥一再表示下午就送,就送。

果然下午四点,姐来电话,乐呵呵地说,收到了,真是“棒棒糖”,有小桌子那么高,上面有五六颗小骨朵儿呢,水灵灵的,很快就要开了。已经栽下了,栽在最大的那只花盆里,放心吧!

我能想象到,手机那头的二姐一定是站在刚栽的那些花木边上,眼露欣喜,满面春风,笑靥如花。

指引着你想到的家门。

明媚的阳光从各个敞开的地方照进来时,小巷便有了立体的感觉。从小巷的入口进去,随便在哪一处停下脚步,敲开某一扇门,就行了,即便是那些未被阳光照亮的细节,都会在你的面前展露无遗。小镇人在小巷里走过了千万遍,然后又走向纷纷的大都市。但小镇人无论走到哪里,小巷都会像一条麻绳缠绕着小镇人们的心,都会把他们的思绪扯回来。

小巷现如今贴上了时代的商标,铭刻着一种气魄,一种追求,一种创新,但她那浓浓的深情却生动在我的梦里。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阳光照耀的小巷

□徐州 张宏宇

家乡的小巷很窄,两边是高低低、错落落落的楼房和平房,挤出中间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延伸着我的乡愁。

小巷里总是寂静地,给人一股轻悠、舒适的感觉,在巷中,你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足音,夏日里偶尔还有昨夜的雨水顺着屋檐而下的滴嗒声。在细雨飘洒的小巷里漫步,我会不由自主找回尘封的往事,心绪沉浸在悠远的往昔。小巷从岁月的深处走来,岁月凝固在了巷里的每一块青砖瓦上。

记忆中的小巷是一篇最古雅恬静的散文,躲在僻静的闺房里,不轻易露面,有着悠闲贞静的气质。小巷也时常带着热闹与融洽的风味,每

逢月夜满天,小巷是人们纳凉的天地,摆满了许多小凳、藤椅,年老的、年少的,坐着躺着享受这如水的月色和凉风的惠恩。家长里短,旧闻逸事,小巷里孕育着很多动听的话题。小巷里孕育着很多动听的话题。一巷子的人围成一个圈,海阔天空的侃侃,侃得不着边际,侃得人尽兴。当然最热闹的还是当街茶馆酒肆,小巷里的人们品着不太上档次的大众茶,慢慢喝着低档的散酒,悠然自得,别有情趣。

小巷两边挤满住户,屋檐相接,墙边的一牵牛花、紫藤、爬山虎拼命地攀缘而上,给小巷蒙上了层层诗意。在小巷里行走,不需要路牌和方向标,巷内纵横幽深,藤蔓一样,连着一户户小城人家。顺着巷陌,随时可以找到一扇开着的门,小巷里的人家是友好的,每有外人而至,总会